

# 山里有人家

陈培芳

凡事有里必有外,表里必相济。人有表里之别,村落自然也有里外之分,就如溪口,有一个里村,也有一个外村。常常听人说起这两个村,说那里村是“宁波十大清凉宝地”之一,还有个三折瀑颇为罕见,水流终年不绝,于是生了前往里村一探究竟之心。

国庆假期前寻了一日天朗气清的午后,约了好友一同前往,启程之前心里揣度着,按照以溪口镇为中心的观点,距离溪口近的应该叫里村,远的那个则叫外村。不想去之后却发现事实刚好相反,里村远,外村近。细想后也就释然了,这里里外外,大抵是以山里人世世代代守着的大山为中心的,顿觉有理。

从城区出发,过了弥勒大道,驶上龙溪线,穿过一个隧道时却在一旁看见界牌上“海曙界”三字,心中不免纳闷,这去的是奉化的里村,怎么就到了海曙了呢?带着疑虑继续前行,穿过海曙区龙观乡李岙村,车子开始上坡,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路上行,海拔渐渐高了起来,沿途少了人迹,却多许多盎然的绿意,目之所及,皆是幽幽竹林曼妙情,怪不得有人说这里村是个“竹林世家”。数公里后,看到人迹渐多,经过一个山口,面前豁然开朗,里村到了。

村口有一座古庙曰行慈庙,庙中有古戏台,雕梁画栋,甚是精美。这里旧时是里村人祭祀先祖、婚嫁娶、执行家法等有关宗族事务的场所。虽然经过修缮,但古戏台还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举头仰望戏台顶部的圆形穹顶,仿佛能够感受到当年绕梁的韵律和男女老少欢聚一堂的场景,“取静于山寄情于水 虚怀若竹清气若兰”的楹联把山村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举头四望空旷寂静的远山,听着不远处流淌着的缠绵缱绻山泉声,空气中透着金秋桂花淡淡的清香,让人心无杂念,宠辱皆忘。

因心里想着三折瀑,所以没在里村做过多停留,径直问了沿途的一位村民瀑布的方向,那村民也是见惯了外来的观光客,见我们手持相机,未等我们开口询问,便抢着说:“是来看那三折瀑的吧,呐,沿着这条路直接走上山,顺着古道走,就到了,沿路有路牌的。”谢过了热情的村民,我们便直接踏上了“征途”。

去三折瀑的路并不好走,需要沿着磨石岭古道,在荆棘野草中小心翼翼一步步地攀登,脚下的狭窄小路,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走的人多了于是便有了路的凹凸不平的山路。翻过磨石岭就是外村,然后能够看到蒋宋别墅,一直通到溪口。

登山寻瀑的滋味并不好受,行进其中,不但要防止脚下的石头硌脚,更要防止刺藤的“挽留”。竹林里到处都铺陈着落下的竹叶,踩在上面柔软轻松,也有点打滑。四周除了竹子就是竹子,它们不是很密,彼此之间留下的空间很大,但是,在头顶上空,它们的枝叶又交织在一起,绵密出整块的阴凉。走了许久,耳边哗哗的水声一直没有断过,却始终不见三折瀑那神秘的身姿,不免生了半途而废之心,引得好友一阵调笑:那三折瀑是隐在深山里的,如果不去寻找,你是识不得它的庐山真面目的,要想探寻到这位清纯女子,只有经历过山山水水的磨炼,才能一揽其中芳华。于是只好咬牙继续坚持,不知又过了多久,终究还是寻得了那一隅超凡脱俗的秘境。

在离瀑布不远处的小道上,能够隐约从林间树叶的间隙看到远处陡立的悬崖,想必那便是三折瀑了吧。于是一路的疲态顿时消去了大半,继续前行,那两棵古松庇护下的一汪清潭赫然在目,古松旁有木亭台,亭台处设置了两个木躺椅。斜躺在此,听着不远处瀑布的潺潺水声,望着远处的青山云绕,似仙人般安逸。潭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潭中畅游嬉戏,怡然自得。

绕过清潭,终于看见了慕名已久的三折瀑,虽已有近一月没下雨了,却不见瀑布的水有减少,依旧壮观。远眺,这瀑布的水似乎有着灵性,一折一折倾泻而下,似乎正在演奏一曲动听的山泉之歌,令人陶醉。近看,却又有一样地感觉,正值午后,抬头望去,在阳光的照耀下,这瀑布的水如同天上之水,顺势而下,水珠在嶙峋的巨石间穿梭,好似一个个活泼的精灵,欢唱着下山玩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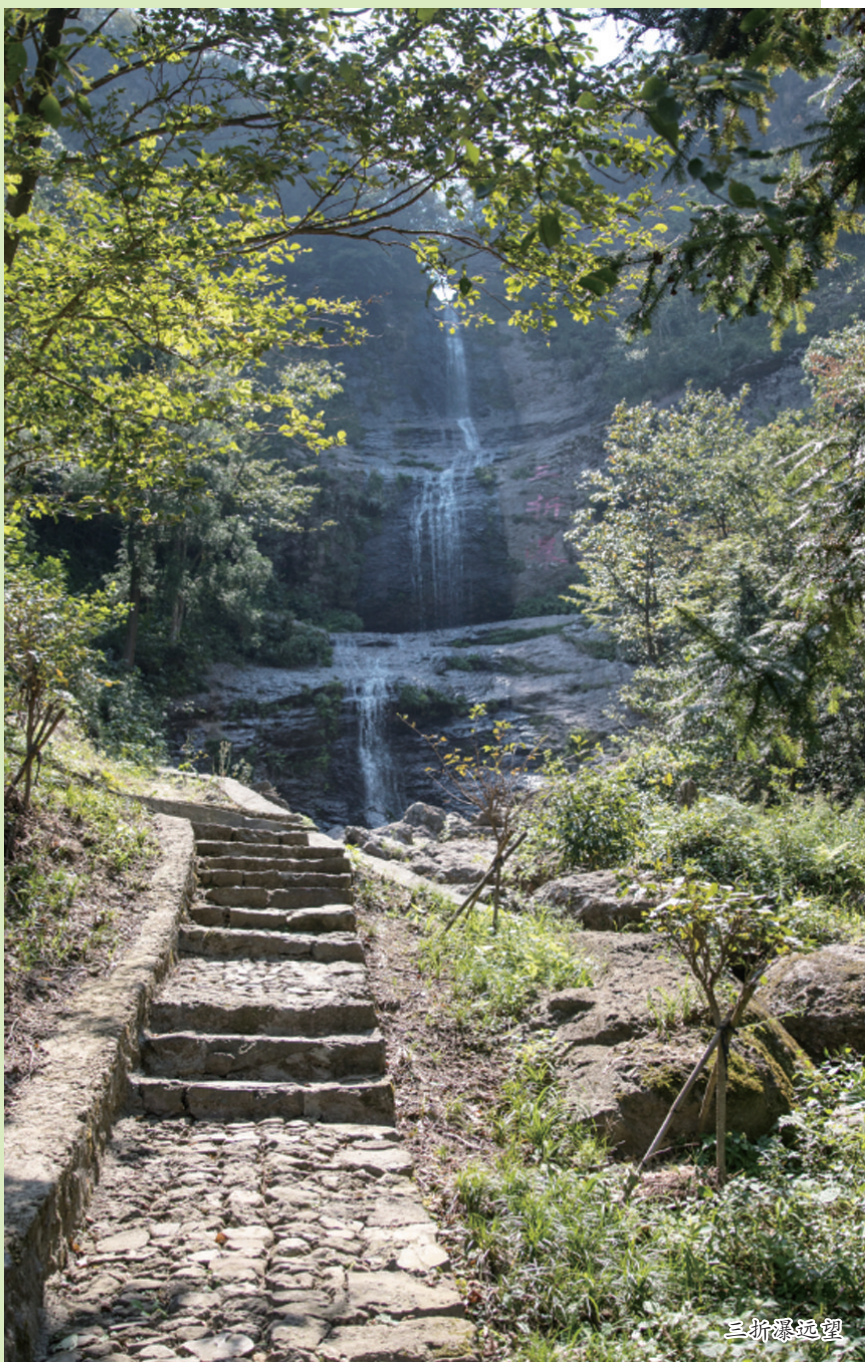
一只彩蝶悄然飞至,在眼前萦绕,那斑斓艳丽的色彩,让眼睛为之一亮,接着又飞来了一只,一看便知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仿佛在这里过起了神仙的生活,翩舞着,翻飞着,又飘然往远处飞去,好一对神仙眷侣呀。

我们将整个下午的时间都留给了三折瀑,拍了照,留了影,而后心满意足地沿着原路返回,下山的路总比上山艰难一些,但因为心里有底,倒也不似上山时那么漫长。眼看时间尚早,便在村里走了一圈,因为不是年节和周末,村子安静极了,偶有几位老人经过,也是迈着缓缓的脚步,不疾不徐地走着。院墙边自由生长的多肉,门框处慵懒昏睡的老黄狗,老人倚靠在院落旁闲话家常,屋檐下还有那堆放着的颇有年代感的旧摩托车,似乎这里村的时光总会让人觉得时间是慢的,慢得与世隔绝,慢得漫不经心。倒是村口老年活动中心热闹非凡,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的、打牌的、看电视的,悠悠哉哉,好不惬意。

该离去了,夕阳已经西下,怎舍得离开呢?那就下次再来吧。和竹子道个别,它们都摇动着枝叶,仿佛希望我们留下来;和三折瀑道个别,它却唱着留客的山歌;再和里村道个别,袅袅炊烟里仿佛有了种离别的愁绪。

## 小名片:

里村位于溪口镇西北6公里,磨石岭北,岭南为外村。村民以缪、傅、吴三大姓氏为主,具有500多年历史。因耕地少,多毛竹山,被称为“竹林世家”。里村群山怀抱,竹海绵绵,小溪流,古意浓浓,宛如世外桃源。2008年,被宁波市旅游局主办的《阿拉旅游》杂志评选为“宁波十大清凉宝地”之一。村后有一条磨石岭,是龙观公路未建成前至溪口的必经之路。



三折瀑远望



里村古戏台



里村全景



潭水清澈如镜



老宅充满生活气息

旅友视界

## 走黄泥岭古道

陈大甫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现居宁波的老友带了几位宁波文化界朋友欲走黄泥岭古道,邀我作向导。1965年我作为村龙灯会的一员从甲岙菩提岭上去到鄞州赤董公社作舞龙表演,返回时曾从上周村走过黄泥岭,过岭即松岙。如今过去已几十年,沿途印象已经十分淡薄,但毕竟走过,便欣然同往。

黄泥岭因黄泥山得名,据考证乃天台山脉的一部分。天台山脉由新昌、宁海两县山体自南而北伸展至奉化境内,东支又向东伸展,分布奉东沿海莼湖、裘村、松岙三镇,自西向东为金峨山、白岩山、银山冈、马家山、西古尖、柏坑岭、诸山崇岭叠嶂,绵亘无间,是鄞奉两区的界山,山阴鄞州山阳奉化,西固尖海拔496米。

我们在公交松岙站下车,沿东溪上行,东溪源于黄泥山,过去只是田间的一条小溪,季节性干涸,河底杂草丛生,现在经过整治后两岸砌石,溪水充盈,河堤水泥铺筑,沿溪是一排规范的栏杆,既安全又美观悦目。举目北望,黄泥山迎面耸立,山上竹木森森,只见树梢不见山头。山脚有一座高耸的水库大坝,王夹岙水库五个大字十分醒目。过了松岙镇中心小学,就是后山行政村,后山村居松岙镇区北部,山重岭复地势较高,黄泥岭古道就是从这里的福庆桥起步的。

黄泥岭古道全长7.5公里,卵石铺成,沿路立有圆柱形路标,标有海拔高程,与起点的距离等信息,还印有二维码,游客用手机扫一扫即可获得古道的相关信息。

从后山村墙弄绕到水库西边上坎,路两旁有村民的自留地,再往里就是茂密的林区,王夹岙水库碧波荡漾,水面绿得发蓝。大坝横截东溪,把整个山谷围成库区,水库1973年建成,坝高19米,相当于6层楼房的高度,为黄泥心墙土坝,集雨面积2.5平方公里,库容36万立方米。这水库里的水,使山谷平添了几分灵气。

告别水库继续前行,坡度渐渐增高。路两旁竹木参天,阳光透过重重树叶,落在路面上只有几个圆圆的光斑。黄泥岭山高谷深,山涧汇集就形成了东溪,当时是丰水季节,一路上水声哗哗。石坦路依山溪铺筑,小溪转弯路也转弯,独特的地貌形成了透迤的古道。不一会,我们走进了一片竹林,当时是立夏时节,毛笋已经拔节,新笋窜长老高,但也能看到不足半米的笋。路边有一块大石,传说古时有一后生去王夹岙砍柴,看见两位老者在石上下棋,就站在旁边默默地看完这盘棋,结束时老人才发觉有人在观棋,就对他讲:“时间不早了,你还不回家?”后生一转身,两位老人已经不见。当他回到家里,一看满眼都是生人,只认得院子里的一口缺嘴捣臼,也不知道自己看棋看了多少年。后人就将这块大石头叫“仙人下棋石”。古道右边有座坟殿山,明永乐间文渊阁待诏翰林卓迪晚年在此建清目楼。卓迪工绘画,善写水墨山水,兼以篆隶。登楼远眺,松岙村庄和之前的象山港就在眼前,可惜此楼今已不存。

再往上一段,地名三叉坑,是黄

泥岭、莫底岙、白竹坑的汇合之处,路旁山坡陡峭,为防山体滑坡,古人在此筑了一道戗墙,长有50多米,用巨石垒成,有的石块比稻桶还大,有的比门板还长。石墙留有竹木踩过擦过的痕迹,不知历代山农樵夫在此踩过多少竹木、柴担,如今仍巍然不动,值得后人赞赏。

忽见前方有一座半颓的凉亭,面阔3间,三面乱石为墙,石头是山溪原始石头,未经敲击打磨,所以石墙非常厚,朝路的一面敞开,中间一根柱子上有红漆写的“年丰亭”三字。过了凉亭,道路起崮,向前望,两边山头也并不高,垭口那里一排巨大的风车风翼,望之似乎就在面前,但看亭边路标,离垭口还有700多米。路旁有一处垂直的岩壁,高有数丈,犹如一刀切下,那样子像大户人家的阊门,人称石阊门。

古道旁有牛地岙,曾设立过松岙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当年地下党员卓芝英、张祥义受党组织委派,以开荒种番薯为掩护,在此处开展联络工作,迎送南来北往同志,直至新中国成立。

垭口其实是两峰之间一个山口,那里也有一座凉亭,有额“施茶割路亭”,旧名义集亭。也是面阔3间,但砖墙十分规整,梁柱全系杉木,2012年由鄞州上周村人捐资重建。亭内有旧亭碑记,载民国19年村民集资建亭事,其中1人捐田2亩,以其每年租金收益雇人烧茶、护路。平冈边是一条五六米宽的柏油路,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风车公路了,自鄞州区横溪镇夏凉村起经白岩山、银山冈直到松岙东部大岭头。看冈上路标,知这里海拔390米,西距白岩山6公里、银山冈4公里,东距童岙1.3公里、大岭头4.4公里。

从平冈下去就下坡了,坡度明显加大,有几处还很陡峭,但石坦路却比南坡宽阔多了。这里是一片广袤的竹海,连绵数里都是摇曳的毛竹。从冈上望下去,茂密的竹林深如海,郁郁葱葱,从山顶到山脚连绵不绝。这里也有山间小溪,但水量明显少于南坡,随着山势,被自然地冲成一个个水潭,潭里竟活跃着长着“双手”的小鱼,有点像动物园里的娃娃鱼。

路边有一处正方形巨岩,形如覆着的稻桶,当地称稻桶岩。过了稻桶岩,就望见下面的上周村,民居淹没在绿意中,如同一幅富有韵味的山水画,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峡谷里的村居缘溪而筑,溪上有多座简易桥梁,出入也相当方便。沿溪的房子主材是石头,连带围墙、门前的护墙也都是石头垒成。从黄泥山下的小溪在村中宝庆庙前注入源于白岩山的梅溪,黄泥岭古道到这里就算是到达终点了。

宝庆庙后是世界级昆虫学家周尧先生的故居,我们也进去参观了一下。故居五间两厢,正厅靠墙是先生的塑像,后面是一副楹联:“利用厚生功侔司牧,致知格物垂满塞”,旁有小字“沙孟海敬贺”。两边墙上还有七八副名人题词。左右四间房子分别展出周尧生平、爱国爱科学的感人事迹、科学研究成果和一批他亲手绘制的昆虫图画,这也成了我们走古道的意外收获。

(图片来自网络)

